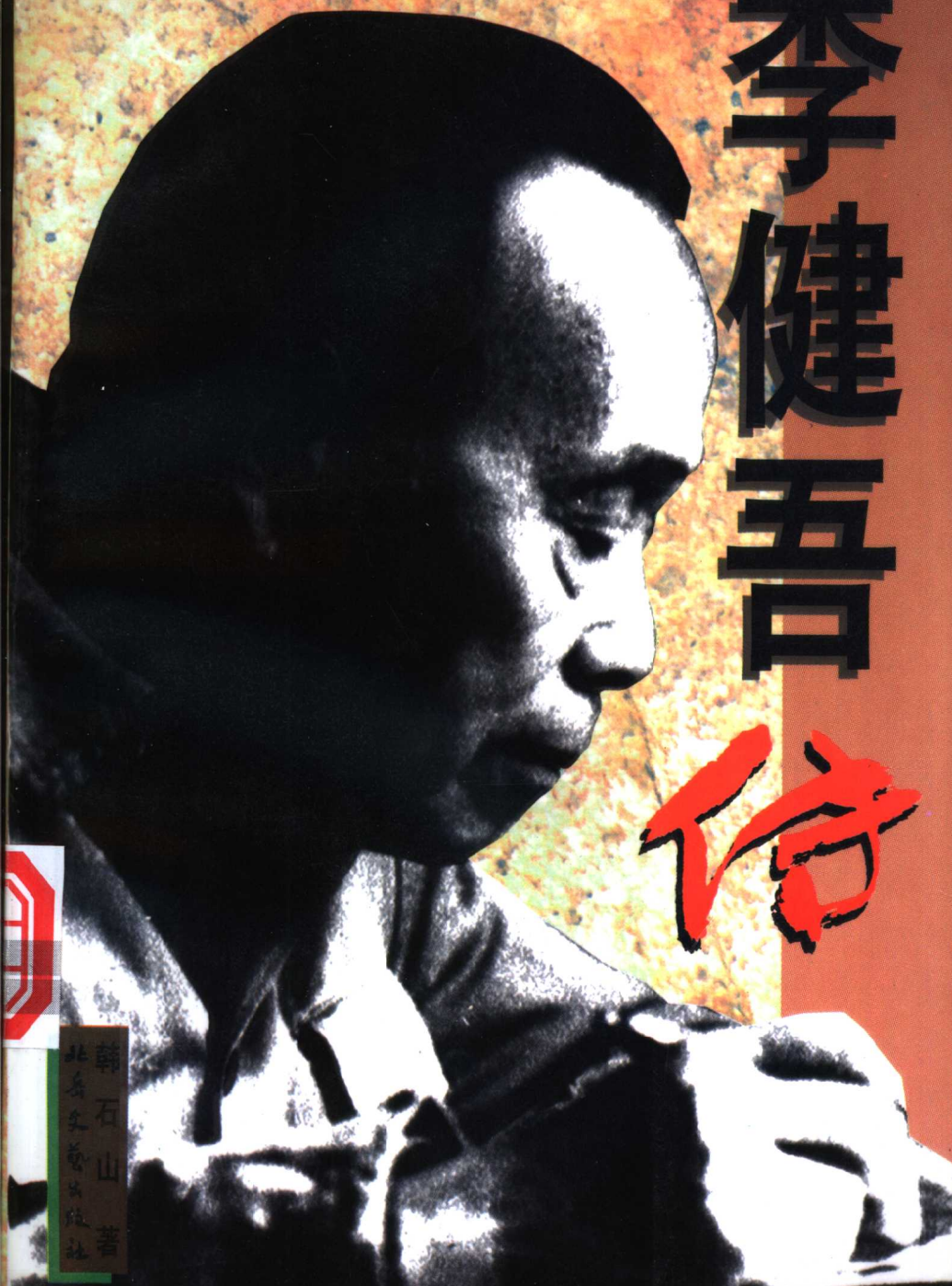


李健吾

信



韓石山 著
北京文藝出版社

李健吾传

韩石山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席香妮

李健吾传

韩石山 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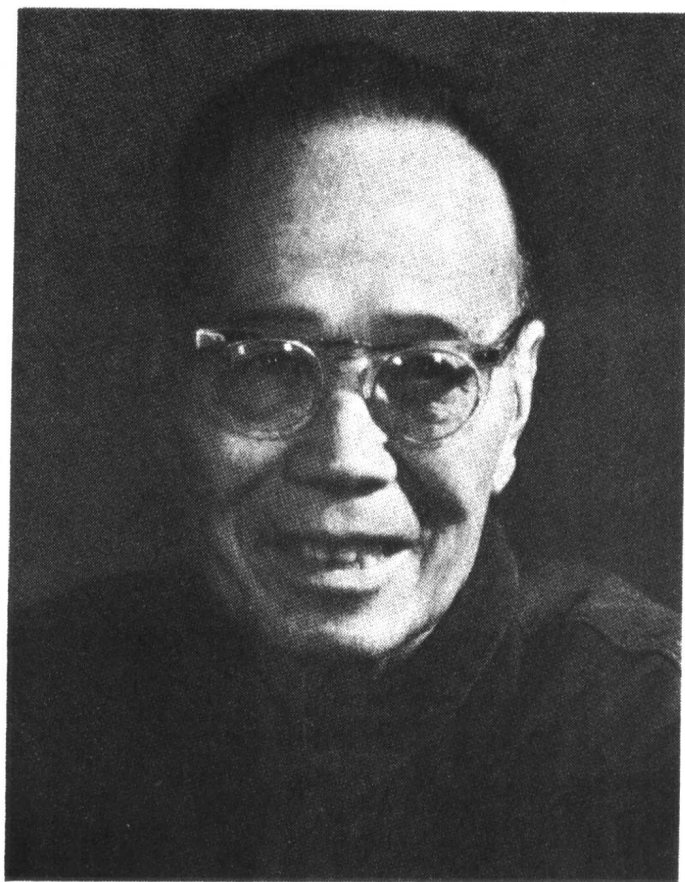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1页 字数：380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1598-4
I·1549 定价：19.80元



李健吾像

纵横谁似李健吾

代序



①

沈从文热，钱钟书热，林语堂热，梁实秋热，前些年，当文学界读书界迭次出现这个热那个热的时候，悄悄地，虔诚地，我就期待着能出现个李健吾热。多少年过去了，没有，终于没有，看来短时期内还不会有。我完全失望了。同时也渐渐悟出了此中的缘由。

热是一种契合，得双方的感应；热点是个过去了的存在，它本身并不热，热的是被热的人。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一个巴掌举在空中，只有风声呼呼作响。热是一种追求，得你认知，然后才能趋之若鹜。吸引力诚如磁石，还得

① 收入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我手写我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出版。

你是铁质。

有的人不必怎样佩服却可以模拟如沈从文，有的人可以佩服却不必模拟如钱钟书，都能热得起来。倘若有人不得不佩服，却难以模拟，佩服只能生出惭愧，模拟反更见其拙劣，——你敢问津？

一句话说白了，要现在的文学界和读书界，接受李健吾这样的大家，还不到时候，还不配。

他已作古，不会生气。他该含笑九泉。父子两代，他们对得起这老大民族。父亲李岐山，一位前清的秀才，辛亥年间，率先在家乡起事，曾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遭阎锡山迫害，被陈树藩暗杀于陕西。李健吾，这烈士的遗孤，受冯玉祥、孙岳等父执的周济，随寡母定居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受杨虎城、商震等父执的赞助，去法国留学。归国后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创办上海市立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先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戏剧文学系主任，随后调北京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上学，留学，教学，研究，平淡的是一生的境遇，平淡的是他对文学，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丰赡的著述，多方位的建树，如一条宽阔的河，默默地滋润着流经的所有地域。雨露阳光，感恩戴德，谁又会顾惜这地下的潮湿，无形的赐与？你读过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未必记得译者的名字。搞评论的年轻人，常会无意间说起刘西渭，倾倒于他通脱的文笔，超卓的见识，你可知它原是李健吾的化名？莫里哀，你知道这是法

国喜剧大师，可你知道是谁把他的几乎全部剧作介绍到中国？退一步，他是山西运城人，试问山西文学界知道他的名字的有几人，认识到他的价值的又有几人？

他不介意。解放初期，那轰动一时的评剧《小女婿》，原是由他解放前写的剧本《青春》改编的，有人将此情况告诉他，他说：“随它去吧，我不介意，我但求无过就行了。”这是他的豁达。是非自有公断，好些人常这么说，以此表示自己的潇洒。还是想不开。是非何必公断，他是个真能想得开的人。

一切都随它去吧。活到七十多岁，不算短寿，伏在写字台上无疾而终，不比他的父亲，正当英年死于非命。亲友们记着他的名字，几乎所有的文学园圃，至今仍承受着他的泽润，——还有比这更实在的么？

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不是聊备一格沾点边儿，而是实实在在，都有煌煌的建树，有些至今仍无人企及。五四以来的作家中，像这样高水平的全才，不敢说绝无仅有，顶多也是寥寥无几。

这或许正是他的悲凉。评论界知道他是翻译家，以为他搞评论不过是玩票。翻译界知道他几乎毕生从事剧本创作，以为他搞翻译不过是遣兴。戏剧界知道他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平空就将其成就抹去大半。中国戏剧出版社待他不薄，除出版《李健吾剧本选》外，还出版了《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其编者对他很是推崇，而出版说明中也只是说：“李健吾同志是我国广有影响的老一辈戏剧家、莫里哀研究专家。”不能说不，又不能不叫人伤心。事实

上,解放后,在他那众多的“家”中,只剩下法国文学研究专家这一个家了。还是说白了吧,神通太大,哪一所庙堂也不愿将这尊神迎进去供奉。

故土的冷落,时代的遗忘,并不妨碍他的声名远播海外,与日俱长。外籍华人作家木令著在文章中称颂他为文豪。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对他各个时期的成就,都给以极高的评价。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云开天霁,水落石出,蓦然回首往昔,你不能不惊异地承认,这是一位旷世奇才。几乎在新文学的所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建树。

小说。1924年,年仅十八岁,还是个中学生时,发表了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十年后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收入此篇,并在导言中说:“《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后来出版有小说集《西山之云》、《坛子》、《使命》。还出版过一本用意识流手法写的长篇小说《心病》,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分析小说吧。可叹五十年后,还有人仅据几个短篇小说,来勘定谁是“中国的海明威”。他的作品(包括文学评论),语言鲜活跳跃,冷峻峭拔,令多少青年作家倾到。汪曾祺在《晚翠文谈》中说,林斤澜的文风受过李健吾的影响;冯亦代在《龙套集》里承认,他年轻时曾有意模仿李健吾的文笔;诗人、文评家唐湜,则以私淑李健吾为荣。

最能代表李健吾小说成就的,该是那篇《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全文用晋南方言写成,所

有该用“的”的地方都用了“得”，读来似乎有点拗口，实则是十分的通畅。朱自清看过之后，即拟此书的文体，写了篇评介文章，称赞道：“我说，健吾，真有你得！……除嘞这一处，健吾，我敢保这本书没有错嘞儿！”

散文。出版有《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切梦刀》、《山东好》等专集。对《意大利游简》，司马长风的评价是：“中国现代作家留欧和旅欧的人多了，有游记或采风录之类作品问世的也很多，能慧解欧洲人的情趣，欣赏其风土，蔚成绚烂的文章者以徐志摩和冯至最著；但洞察欧洲历史文化，并熟悉艺术人物，将它们揉在一起，以谈笑风生之笔，畅达幽情和妙趣者则是李健吾。”对《切梦刀》的评价也不低。不过以我看，他最好的散文，该是《希伯先生》这个集子。少年时身历过辛亥年间的动乱，长大后饱经人世的沧桑，回忆昔日的亲友，他的笔下充溢着激情与酸楚。较之剧本和翻译，在散文创作上他用力最少，但这绝不妨碍他的建树。就是他的评论文章，其文笔之优美，亦可当作散文来读。巴金在被李健吾批评后曾感慨地说：“是这么流畅的文笔！你写得这么自然。简直像一首散文诗！”

剧本。这该是他的本业。一生共写过四十几个，几乎在所有的历史时期，他的剧本都曾引起社会关注，如《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青春》等。他本人会演戏，常在自己创作的话剧中饰一角色。对戏剧理论有精深的研究，翻译过大量的外国剧作，加以文笔风趣幽默，他的剧本演出时常有极佳的剧场效果。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他的特长在对话的俏皮利落和结构的严密紧

奏上，随时用明快的机智来表现人物的聪明和诙谐，擅长一种喜剧的情调；演出时不乏轻松发噱的场面，也能让观众悬起心来注意情节的开展。但偶然的巧合太多，观察也未能十分深入，因而社会现象虽有所表现，但给人的印象似乎仍是个‘惊叹’号。”

这评价不仅不高，也不实，只能说可以谅解，聊胜于无。在有的文学史著作中连提也不提。对话和结构，诚然是特长，但也不过是皮相，他更有着博大的心，深挚的情，犹如一支箭，狠狠地楔入社会的腠理。唯一的不足，或许是没有像当时某些左翼剧作家那样，在剧本中嵌入一些“走向新路”之类的词语，——可你能说这全是必须？

他的大量剧作，写于抗战时期。身体与家室的拖累，使他不能不留居上海。环境的险恶，又使他不能不有所避讳。这，限制了激愤的向外迸发，却又沉为潜流，丰润了艺术的深沉与慧敏。即使如此，其锋芒仍足以使敌寇暴怒。所以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就因为他的剧本《金小玉》演出的轰动（他在其中饰一角色），——还要他怎样？

有心人不妨将他的剧作与当时乃至现今叫红的那些剧作，作一番对比研读，你将会发现，中国的话剧艺术曾有过怎样一个丰盈的存在，而绝非抽出来的那么几条干巴巴的筋。

对戏剧的另一贡献，是他的改编剧本。底本大多是外国的戏剧名著。“有些人的改编，或许不过是重新编排，但李健吾的改编剧本则另当别论。因为他只借重原著的骨骼，完全以中国的风土，创造出崭新的人物、气氛和意境。

那是化异国风情为中土本色的神奇，不留一丝一毫的斧凿痕迹。”(司马长风语)

翻译。看看他的译作目录，就可以想见其成就。仅据《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上的小传中不甚完全的统计，就有《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包法利夫人》、《巴尔扎克论文集》、《莫里哀戏剧集》八册、《高尔基戏剧集》七册、《契诃夫独幕剧集》等。晚年，他终于译完《莫里哀喜剧全集》四巨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学评论。小说，散文，剧本，翻译，或许是感到自己涉猎的方面太多了，写文学评论时他改用了刘西渭这个名字。要掩一掩自己的光芒？不意又卓然成为大家。三十年代中期，当那一篇篇精辟洒脱的评论文章陆续刊出时，一看刘西渭这个名字，着实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哪里冒出这么个奇才？知道是李健吾后，又不得不叹服：只有他才能写得这么好。这些文章，后来收入《咀华集》、《咀华二集》两书中。巴金、沈从文、曹禺、萧乾、蹇先艾、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田间、芦焚、萧军、叶紫、艾青、茅盾、夏衍、冯文炳、路翎，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几乎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名家，他都有精当的评述。好些还是在作家不太出名时写的，如评论曹禺时，《雷雨》几乎不为人知。

又是那样的公允。先看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过评论，后来看到萧红的《生死场》，他是那样懊恼。多年后在一篇散文中补写道：“《八月的乡村》实在不如《生死场》，然而先到我笔锋下面的不是萧红，未免不大公道……当着好作品而沉默，站在文艺批评的角度看，近似一

种道德上的怯懦行为。”当茅盾风头正健时，他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他的作品力并不来自艺术的提炼，而是由于凡俗的浩瀚的接识。坏时候，他的小说起人报章小说的感觉；然而好时候，没有一位中国作家比他更其能够令人想起巴尔扎克。”

不光是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评价作品，对文学评论本身，他的许多见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认为，“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好的批评者，“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一个批评家是学者与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它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加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

对李健吾在文学评论上的成就，司马长风曾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文艺评论家，即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其中以刘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更为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他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光辉的典型。“再进一步说，没有刘西渭，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

法国文学研究。这是他成名的肇始，也是后半生的职业。1935年，年仅二十九岁，就写出了洋洋三十万言的

《福楼拜评传》。五十年代中期,进入文学研究机构后,时有精辟的长篇论文发表,如《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莫里哀的影响》、《巴尔扎克与空想社会主义》等。

以上只是简略地介绍了他的成就,要详细评述,得写一部专著。可现在写这样的书,谁又会出版,出版了又有多少人看?

好在粉碎“四人帮”后,陆陆续续地,零三八五地,他的一些主要著作还是重版或重新编辑出版了。为使对李健吾有兴趣的朋友能找来看看,仅就我所知,开列如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译作《包法利夫人》和《李健吾创作评论集》,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戏剧论文集《戏剧新天》,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莫里哀喜剧六种》,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剧作选》和《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李健吾散文选》和剧本《贩马记》,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莫里哀喜剧全集》。这或许是因为出版界还有些老朋友,知道他的价值,比如宁夏人民出版社所以出了那么些他的书,怕与巴金的弟弟李采臣在那儿不无关系。

令人感伤的是现今的文学界和读书界。我曾问过一些不算年轻的剧作家和评论家,可知道李健吾其人,大多瞠目以对,知道的也语焉不详,“是个老作家吧?”年轻人呢,更不敢想了。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有首论唐代诗人卢仝的诗,将玉川卢三字改为李健吾,便成了:

万古文章有坦途,
纵横谁似李健吾?

真书不入今人眼，

儿辈从教鬼画符。

看来这鬼画符还得画些日子。

文学的发展真的这么快么？还是另有缘由，我实实在在想不通，也不敢往通里想。

1990年10月8日于游谈室

目 录

代 序 纵横谁似李健吾

第一章 少年时期(1906.8—1912.9)

- 一、父亲的功业 (1)
- 二、在村学念书 (6)
- 三、在西安东木头市 (10)
- 四、在马堪村 (14)
- 五、在良王庄火车站 (17)
- 六、父亲的再次入狱与被害 (20)
- 七、最初的戏剧活动 (25)

第二章 中学时期(1921.9—1925.9)

- 一、文学三少年 (29)
- 二、曠社与《烽火》 (32)
- 三、海滩上种花 (36)
- 四、“吃瘪蹇先艾” (41)
- 五、多事的兄弟 (46)
- 六、那个“川针” (49)

第三章 大学时期(1925.9—1931.8)

- 一、朱自清先生 (53)
- 二、王文显先生 (57)

三、戏剧社社长	(60)
四、清华园里的才子	(62)
五、驰骋在北平文坛上	(68)
六、情在师友间	(77)
七、还乡与大莫	(83)
八、相恋与定婚	(87)
第四章 留法时期(1931.8—1933.8)	
一、赴法途中	(90)
二、“火线之外”	(94)
三、日夜研读福楼拜	(98)
四、在鲁昂和克洼塞	(101)
五、在意大利漫游	(110)
第五章 北平时期(1933.8—1935.8)	
一、双喜临门	(123)
二、进入太太客厅	(128)
三、批判的锋芒	(133)
四、《这不过是春天》	(140)
五、心灵的探险	(147)
六、艺术的良心	(154)
七、删削的情书	(163)
八、孤寂的心志	(167)
九、《福楼拜评传》	(174)
第六章 暨大时期(1935.8—1937.11)	
一、初来乍到	(182)
二、情谊与纠缠	(188)
三、信任与驳难	(194)

四、一场“滥”官司	(201)
五、《十三年》与《新学究》	(210)
六、不可或缺的一员	(216)
七、战乱中的情谊	(220)
第七章 孤岛时期(1937.11—1941.12)	
一、寂苦中的挣扎	(226)
二、走出书斋	(233)
三、悬念周作人	(236)
四、舞台上下	(242)
五、《黄花》和《草莽》	(247)
六、剧坛盟主	(252)
七、师生之间	(257)
八、学术研究	(260)
九、艺术的囚徒	(263)
第八章 沦陷时期(1941.12—1945.8)	
一、做了李龟年	(268)
二、独具特色的改编	(272)
三、蛰伏中的译述	(275)
四、毁誉难说的《青春》	(278)
五、轰动一时的《金小玉》	(281)
六、被捕与逃亡	(285)
第九章 复兴时期(1945.8—1949.5)	
一、当了编审科长	(292)
二、在胜利的喜悦中	(295)
三、创办上海实验剧校	(301)
四、编辑《文艺复兴》	(306)